

基本能力

南方壺

最近剛看完大陸作家岳南(1962-)的“之後再無大師”。此書寫很多民國以來，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。包含梁啟超、蔡元培、朱家驊、王世杰、傅斯年、陳寅恪、李濟、董作賓、梁思永、梁思成、林徽因，及胡適等。作者以考古的精神，挖掘出不少珍貴的史料。在他生花妙筆下，這些大師的影像是如此鮮明，而我們彷彿就亦步亦趨地隨侍在側，觀看他們治學的執著，及各自坎坷的命運，或悲壯的人生。此書前半描述很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（簡稱史語所）的事蹟。史語所民國 17 年成立，由 32 歲的傅斯年(1896-1950)擔任所長。他四處網羅人才，喊出“要讓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”的口號。隔年史語所分為歷史、語言，及考古三組，後又增設人類學組。考古組一開始便著手安陽及洛陽的田野調查，通過對殷墟出土的甲骨，打開了殷商王朝湮沒近四千年的歷史之門。在作者帶領下，讓人發現，原來考古有如在破解達文西密碼，是這麼的有趣。

書才看了一小部分，我便懊惱怎麼如此晚才知道這位作家。遂上網查詢岳南的其他著作，其中有些是上下冊，一口氣買了 8 本。

“之後再無大師”，是今年 9 月初出版的。自今年 7 月底，有中國近代“力學之父”，及“應用數學之父”之稱

心在南方

的錢偉長 (1912-2010)，在上海過世後，有人說大陸瀰漫一種“大師焦慮症”。人們納悶，不是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嗎？為什麼在今天這樣一個一切看似在起飛的時代裡，能夠與前輩並駕齊驅的新一代大師，卻千呼萬喚仍出不來？這本書的適時推出，讓人能緬懷大師，並紓解若干惆悵。只是雖引人入勝，但因往事並不如煙，伴隨我們所知中國那段滄桑的歷史，讀起來心情其實是有些沉重的。尤其當剩下的頁數愈來愈少時，不禁產生一些失落感，因已快無大師了。

前幾天收到學校教務處寄來本校 98 學年度入學之大學部學生，資訊基本能力檢定通過現況。這是第一次實施。喔！玩真的了。當瞄到全校的“通過及格率”為 86.05%，便覺未免太高。再仔細看，人文社會科學院有個系是 100%。我們系則是 88.24%。按進我們系，發現除了 6 位休學或轉學生，尚未參加檢定者外，實際通過率也是 100%。總計共有 1097 位學生（其實轉學生為 99 學年度入學，並不屬於 98 學年度入學），其中通過 944 人，未檢定者有 105 人，未通過者有 48 人。已參加檢定之人數為 992(=1097-105)，因此實際通過率為 944/992，約為 95.16%。19 個系中，共有 4 個系之實際通過率是 100%。這樣高通過率的檢定，不知有何意義？虛應故事而已。還煞有其事的經校務會議(97 年 6 月)通過“資訊基本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”，及經教務會議(98 年 6 月)通過“實施要點”。

首度實施檢定，就有這麼高的通過率，以後那有學生會在乎呢？而且既然是所謂“資訊基本能力”的“畢業資

格”，在“實施要點”中，卻明訂是在大一的第二學期，以班為單位受測。而不管入學後，是否曾修習過任何資訊方面的課程，大一生便幾乎百分之百通過，這算什麼畢業資格呢？那有從訂辦法時起，便擺明這是極極低的標準？當大陸各校在討論“教育應培養什麼樣的人”，甚至競相發表“與其爭搶狀元不如爭造大師”，“比比誰培養的大師多”之類的文章，台灣居然有大學，將列在全國考生，都能看到的大學入學招生簡章上，那條“自 98 學年度起入學之本校學生，於畢業前應參加校內舉辦之資訊基本能力資格檢定，成績須達 60 分（含以上）”的所謂畢業門檻，設定是大一便通過的。這樣根本不是畢業門檻，而是入學門檻了。況且文字也不通，既然及格標準是“達 60 分”，就不用再括號“含以上”。這種情況很多。如 100 公尺徑賽，是比誰先抵達終點。並不須在“終點”之後加註“含超過”。給全國高中學生看的文字，有表率作用，還是該留意些。看來應將一定的中文書寫能力，列為畢業門檻才對，否則學生將來易寫出貽笑大方的文字。

在論語述而篇裡，子曰“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”，這可說是孔門為學之道。其中游於藝，乃為學最高境界。在史記孔子世家裡，記載“孔子以詩書禮樂教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”六藝就是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為什麼說游於藝？此因人的習藝，要有如魚忘了身處水中，才有悠游自如之樂。由於崇尚“藝”，所以早期的文人，琴棋書畫詩酒花，多少也都要會一些，並不光是皓首於經史子集而已。今天不奢求培養大師，因再無大師了。

心在南方

有教無類，也不將目標訂在身通六藝的精英。而僅是對“教育應培養什麼樣的人”，給一最低的標準。但如果標準低到不像話，且辦法中的文字義理不通，那便一下子便讓學生看破手腳了。如此該先通過基本能力的，便不是學生了。
(99.11.30)